

海上花



第二回

小夥子裝烟空一笑

清信人喫酒枉相識

按四人離了聚秀堂，出西棋盤街北口，至斜角對過保合樓，進去揀了正廳後面小小一間亭子坐下。堂倌送過烟茶，便請點菜。洪善卿開了個菜壳子，另外加一湯一碗。堂倌鋪上檯單，擺上圍簾，旋亮了自來火。看鐘時，已過六點。洪善卿叫燙酒來，讓張小村首座。小村執意不肯，苦苦的推莊務甫坐了。張小村次坐。趙樸齋第三。洪善卿主位。

堂倌上了兩道小碗，莊荔甫又與洪善卿談起生意來，張小村還餞說一兩句。趙樸齋本自不懂，也無心去聽他，只聽得廳側書房內，彈唱之聲，十分熱鬧，便坐不住，推做解手，溜出來，向玻璃窗下去張看。只見一桌圓檯，共是六客，許多倌人團團圍繞，夾着些娘姨大姐，擠滿了一屋子。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綵烏鬚的一個胖子，叫了兩個局。右首倌人正唱那二黃『採桑』一套，被琵琶遮着臉，不知生的怎樣。那左首的年紀大些，却也風流倜儻；見胖子揸拳輸了，便要代酒；胖子不許代，一面攔住他手，一面伸下嘴去耍呷；不料被右首倌人，停了琵琶，從袖子底下伸過手來，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與他娘姨喫了；胖子沒有見，呷子個空，引得闔堂大笑。

趙樸齋看了，滿心羨慕；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請去用菜，樸齋只得歸席。席間六個小碗陸續上畢，莊荔甫還指手劃腳談個不了。堂倌見不大喫酒，隨去預備飯菜。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，然後各揀乾稀飯喫了，揩面散坐。堂倌呈上菜帳。洪

善卿略看一看，叫寫永昌參店。堂倌連聲答應。

四人相讓而行，剛至正廳上，正值書房內那胖子在廳外解手回來，已喫得滿面通紅，一見洪善卿，讓道：『善翁也來裏，巧極哉，裏嚮坐。』不由分說，一把拉住；又攔着三人道：『一淘敘敘哉。』

莊務甫辭了先走。張小村向趙樸齋丟個眼色，兩人遂也辭了，與洪善卿作別，走出保合樓。趙樸齋在路上咕嚕道：『耐爲啥要走哩？「鑲邊酒」未落得擾擾哩哉。』被張小村兜了一口道：『俚噪叫來噪長三書寓，耐去叫么二，阿要坍臺！』樸齋方知道有這個緣故，便想了想道：『莊務甫只怕來噪陸秀林搭，倪也到秀實搭去打茶會，阿好？』小村又哼了一聲道：『俚勿搭耐一淘去，耐去尋俚做啥？阿要去討惹厭！』樸齋道：『价末到陸裏去哩？』小村只是冷笑，慢慢說道：『也怪勿得耐，頭一埭到上海，陸裏曉得白相個多花經絡。我看起來，勸說伶長三書寓，就是么二浪，耐也勸去個好。俚噪才看慣仔大場面哉，耐拿三四十洋錢去用撥俚也勿』

來俚眼睛裏。況且陸秀寶是清倖人，耐阿有幾百洋錢來搭俚開寶？就省點也要一百開外噪。耐也犯勿着呢。耐要白相末，還是到老老實實場花去，倒無俗。『樸齋道：『陸裏搭？』小村道：『耐要去，我同耐去末哉。比仔長三書寓，不過場花小點，人是也差勿多。』樸齋道：『价末去哩。』

小村立住脚一看，恰走到景星銀樓門前，便說：『耐要去末打歸面走。』當下領樸齋轉身，重又向南，過打狗橋，至法租界新街，盡頭一家門首挂一盞燼黑的玻璃燈，跨進門口，便是樓梯。樸齋跟小村上去看時，只有半間樓房，狹窄得很，左首橫安着一張廣漆大床，右首把欄板拚做一張烟榻，却是向外對樓梯擺的，靠窗杉木妝檯，兩邊『川』字高椅，便是這些東西，倒鋪得花團錦簇。

樸齋見房裏沒人，便低聲問小村道：『第搭阿是么二？』小村笑道：『勿是么二，叫阿二。』樸齋道：『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點？』小村笑而不答。忽聽得樓梯下高聲喊道：『二小姐，來哩。』喊了兩遍，方有人遠遠答應，一路戲笑而來。

樸齋還只管問。小村忙告訴他說：『是花烟間。』樸齋道：『价未爲俗說是阿二呢？』小村道：『俚名字叫王阿二！耐坐來裏，勸多說多話！』

話聲未絕，那王阿二已上樓來了。樸齋遂不言語。王阿二一見小村，便攬上去嚷道：『耐好啊！騙我阿是？耐說轉去兩三個月晚，直到仔故歇坎坎來！阿是兩三個月晚？只怕有兩三年哉！我教娘姨到棧房裏看仔耐幾壞，說是勿曾來，我還信勿過，間壁郭孝婆也來看耐，倒說道勿來個哉。耐隻嘴阿是放屁！說來噪閒話阿有一句做到！把我倒記好來裏！耐再勿來末，索性搭耐上一上，試試看末哉！』小村忙陪笑央告道：『耐勸勸氣，我搭耐說。』便湊着王阿二耳朶邊輕輕的說話。說不到三四句，王阿二忽跳起來，沉下臉道：『耐倒乖殺噪！耐想拿件濕布衫撥來別人着仔，耐末脫體哉，阿是？』小村發急道：『勿是呀，耐也等我說完仔了哩。』

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懷裏去聽，也不知咕咕唧唧說些甚麼。只見小村說着，又努嘴。王阿二卽回頭把趙樸齋瞟了一眼。接着小村又說了幾句。王阿二道：『耐末

那价呢？」小村道：「我是原照舊呢。」

王阿二方纔罷了，立起身來剔亮了燈臺，問樸齋尊姓；又自頭至足細細打量。

樸齋別轉臉去裝做看單條。只見一個半老娘姨，一手提水銚子，一手托兩盒烟膏，躍上樓來，見了小村，也說道：「阿唷，張先生呢。倪只道仔耐勿來個哉，還算耐有良心呢。」王阿二道：「呸！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。」小村笑道：「我來仔倒說我無良心，從明朝起勿來哉！」王阿二也笑道：「耐阿敢噉！」

說時，那半老娘姨已把烟盒放在烟盤裏，點了烟燈，沖了茶碗，仍提銚子下樓自去。王阿二靠在小村身傍，燒起烟來；見樸齋獨自坐着，便說：「榻牀浪來躺躺。」

樸齋巴不得一聲，隨向烟榻下手躺下，看着王阿二燒好一口烟裝在槍上授與小村，颼颼颼的直吸到底。又燒了一口，小村也吸了。至第三口，小村說：「動吃哉。」王阿二調過槍來授與樸齋。樸齋吸不慣，不到半口，斗門噎住。王阿二接過

槍去打了一簽，再吸再噎。王阿二噎的一笑。樸齋正自動火，被他一笑，心裏越發癢癢的。王阿二將簽子打通烟眼，替他把火。樸齋趁勢捏他手腕。王阿二奪過手，把樸齋腿膀儘力摔了一把，摔得樸齋又癢，又痛，又爽快。樸齋吸完烟，却偷眼去看小村，見小村閉着眼，朦朦朧朧，似睡非睡光景。樸齋低聲叫：『小村哥。』連叫兩聲，小村只搖手不答應。王阿二道：『烟迷呀，隨他去罷。』樸齋使不叫了。

王阿二索性挨過樸齋這邊，拿簽子來燒烟。樸齋心裏熱的像熾炭一般，却關礙着小村，不敢動手，只目不轉睛的呆看；見他雪白的面孔，漆黑的眉毛，亮晶晶的眼睛，血滴滴的嘴唇，越看越愛，越愛越看。王阿二見他如此，笑問：『看啥？』樸齋要說又說不出，也噙着嘴笑了。王阿二知道是個沒有開葷的小夥子，但看那一種腴腆神情，倒也惹氣，裝上烟，把槍頭塞到樸齋嘴邊說道：『哪，請耐吃仔罷。』自己起身，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，回身見樸齋不吃烟，便問：『阿要用口茶？』把半碗茶授與樸齋。慌的樸齋一骨碌爬起來，雙手來接，與王阿二對面一碰，淋淋

滴滴，潑了一身的茶，幾乎砸破茶碗。引得王阿二放聲大笑起來。這一笑連小村都笑醒了，揉揉眼，問：『耐噪笑啥？』王阿二見小村呆呆的出神，更加灣腰拍手，笑個不了。樸齋也跟着笑了一陣。

小村抬身起坐，又打個呵欠，向樸齋說：『倪去罷。』樸齋知道他爲這烟不過癮，要緊回去，只得說好。王阿二和小村兩個又輕輕說了好些話。小村說畢，一逕下樓。樸齋隨後要走。王阿二一把拉住樸齋袖子，悄說：『明朝耐一幹仔來。』

樸齋點點頭，忙跟上小村，一同回至悅來棧，開門點燈。小村還要吃烟過癮。樸齋先自睡下，在被窩裏打算；想小村閒話倒也不錯，況且王阿二有情於我，想也是緣分了；只是丟不下陸秀寶，想秀寶畢竟比王阿二縹緲些；若要兼顧，又恐費用不敷：這個想想，那個想想，想得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

一時，小村吸足了烟，出灰洗手，收拾要睡。樸齋重又披衣坐起，取水烟筒吸了幾口水烟，再睡下去，却不知不覺睡着了。睡到早晨六點鐘，樸齋已自起身，叫

棧便舀水洗臉，想到街上去喫點心，也好趁此白相相；看小村時，正斷斷的好困於光；因把房門掩上，獨自走出寶善街，在石路口長源館裏吃了一碗念八個錢的悶肉大麵；由石路轉到四馬路，東張西望，大踱而行，正碰着拉垃圾的車子下來，幾個工人把長柄鐵鏟鏟了垃圾拋上車去，落下來，四面飛洒，濺得遠遠的。樸齋怕沾染衣裳，待欲回棧，却見前面即是尙仁里；聞得這尙仁里都是長三書寓，便進街去逛逛。只見街內家家門首貼着紅牋條子，上寫信人姓名；中有一家，石刻門坊，掛的牌子是黑漆金書，寫着『衛霞仙書寓』五字。

樸齋站在門前，向內觀望，只見娘姨蓬着頭，正在天井裏漿洗衣裳，外場蹣着腿，正在客堂裏揩拭玻璃各式洋燈。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大姐，嘴裏不知咕嚕些甚麼，從裏面直跑出大門來，一頭撞到樸齋懷裏。樸齋正待發作，只聽那大姐張口罵道：『撞殺耐噪娘起來！眼睛阿生來噪！』樸齋一聽這嬌滴滴聲音，早把一腔怒氣消化淨盡；再看他模樣俊秀，身材伶俐，倒嘻嘻的笑了。那大姐撇了樸齋，一轉身

又跑了去。忽又見一個老婆子，也從裏面跑到門前，高聲叫『阿巧』；又招手兒，說：『勁去哉。』那大姐聽了，便撇着嘴，一路咕嚕着，慢慢的回來。

那老婆子正要進去，見樸齋有些詫異，即立住脚，估量是什麼人。樸齋不好意思，方越趨的走開，仍向北出街，先前垃圾車子早已過去，遂去華衆會樓上泡了一碗茶，一直吃到七八開，將近十二點鐘時分，始回棧房。

那時小村也起身了。棧使搬上中飯，大家吃過，洗臉。樸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會。小村笑道：『第歇辰光，信人才困來噉牀浪，去做啥？』樸齋無可如何。小村打開烟盤，輪下吸烟。樸齋也躺在自己牀上，眼看着帳頂，心裏轉轉的轉念頭，把右手抵住門牙去咬那指甲；一會兒又起來向房裏轉圈兒，踱來踱去，不知踱了幾百圈；見小村剛吸得一口烟，不好便催，哎的一聲嘆口氣，重復躺下。小村暗暗好笑，也不理他。等得小村過了癮，樸齋已連催四五遍。小村勉強和樸齋同去，一逕至聚秀堂。只見兩個外場同娘姨在客堂裏一桌碰和。一個忙丟下牌去樓梯邊喊一聲

『客人上來』。

樸齋三脚兩步，早自上樓。小村跟着到了房裏。只見陸秀實坐在靠窗桌子前，嘆着紫檀洋鏡檯，正梳頭哩；楊家姆在背後用篦篦着；一邊大姐理那脫下的頭髮。小村樸齋就桌子兩傍高椅上坐下。秀實笑問：『阿曾用飯嘅？』小村道：『喫過仔歇哉。』秀實道：『恰能早嘅？』楊家姆接口道：『俚柴棧房裏才實概個，到仔十二點鐘末就要開飯哉。勿像倪堂子裏，無撥捨數日，晚得來！』

說時大姐已點了烟燈，又把水烟筒給樸齋裝水烟。秀實即請小村榻上用烟。小村便去躺下吸起來。外場提水銚子來冲茶。楊家姆絞了手巾。樸齋看秀實梳好頭，脫下藍洋布衫，穿上件元縐馬甲，走過壁間大洋鏡前，自己端詳一回。忽聽得間壁喊楊家姆，是陸秀林聲音。楊家姆答應着，忙收拾起鏡臺，過那邊秀林房裏去了。

小村問秀實道：『莊大老爺阿來裏？』秀實點點頭。樸齋聽說，便要過去招呼。小村連聲喊住。秀實也拉着樸齋袖子，說：『坐來浪。』樸齋被他一拉，趁勢

在大牀前藤椅上坐了。秀寶就坐在他膝蓋上與他唧唧說話，樸齋茫然不懂；秀寶重說一遍，樸齋終聽不清說的是甚麼。秀寶沒法，咬牙恨道：『耐個人啊！』說着，想了一想，又拉起樸齋來，說：『耐過來，我搭耐說哩！』

兩個去橫躺在大牀上，背着小村，方漸漸說明白了。一會兒，秀寶忽格格笑說：『阿唷！勁哩！』一會兒又極聲喊道：『哎喲！楊家姆快點來哩！』接着『哎喲』喊個不住。楊家姆笑着從間壁房裏跑過來，着實說道：『趙大少爺，勁吵哩！』樸齋只得放手。秀寶起身掠鬢脚。楊家姆向枕邊拾起一支銀絲蝴蝶簪替他戴上，又道：『趙大少爺阿要會吵！倪秀寶小姐是清倌人哩！』

樸齋只是笑，却向烟榻下手與小村對面歪着，輕輕說道：『秀寶搭我說，要喫棧酒。』小村道：『耐阿喫嘅？』樸齋道：『我答應俚哉。』小村冷笑兩聲，停了半晌，始說道：『秀寶是清倌人哩，耐阿曉得？』秀寶插嘴道：『清倌人末，阿是無撥客人來喫酒個哉？』小村冷笑道：『清倌人只許喫酒勿許吵，倒凶得野噪！』

秀寶道：『張大少爺，倪娘姨噪說差句把閒話，阿有捨要緊嘅？耐是趙大少爺朋友末，倪也望耐照應照應。阿有捨攬掇趙大少爺來扳倪個差頭？耐做大少爺也犯勿着碗。』楊家姆也說道：『我說趙大少爺勤吵，也勿曾說差捨閒話碗。倪要是說差仔，得罪仔趙大少爺，趙大少爺自家也蠻會說噪。阿要捨攬掇嘅？』秀寶道：『幸虧倪趙大少爺是明白人；要聽仔朋友噪閒話，也好煞哉！』

一語未了，忽聽得樓下喊道：『楊家姆，洪大少爺上來。』秀寶方住了嘴。楊家姆忙迎出去。樸齋也起身等候。不料隨後一路腳聲，却至間壁候莊蒨甫去了。

